



随着日本和韩国发生了确诊病人暴增的情况，日本民众情绪也开始由“心配”到了“不安”。一方面诟病安倍政府这种“不紧不慢”的态度和采取的举措，另一方面质疑是否存在“检测门槛过高”“检测无门”的做法。

否存在“检测门槛过高”“检测无门”的做法。日本政府机构为何不采取强制防疫措施？日本民众是否陷入恐慌？确诊少只因检测少的说法是否有其合理性？

东京不安 大阪淡定

随着撤侨、禁止湖北省护照入境、奈良司机被确诊，“钻石公主”号等事件接连发生，日本人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开始“不安”了。1月中下旬，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，日本很多部门开始发出指示。东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刘迪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说，1月28日，学校网站上发布通知，要求全校教员除了非紧急迫情况，不要出国出差。

特别是2月13日以后，日本出现了国内首例因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，一天之内6地确诊8名患者，多路感染路径不明，以及万人像沙丁鱼一样聚集的“冈山裸祭”，更加剧了民众的不安与担忧。从市民的角度看，东京一些欧美外企也开始居家办公或分散出勤时间，部分学校也开始调整学生的上学时间。

刘迪教授还说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变化，每天他乘坐山手线路电车接驳，相比之前，拥挤的电车上有80%的乘客都戴了口罩，而正值花粉时节又加上华人此前的疯狂采购，日本街头常

开的超市和药妆店，大部分用光了3个月的库存，而口罩和消毒水的货架长期处于缺货状态，且进货时间未定。

东京大学在读大二学生文和（化名），主要活动范围在池袋到八王子这一段。他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此前他曾帮国内亲戚购买口罩，由于限购、脱销的缘故，口罩大多数被店员藏在店里很难找的地方或者收银台下面，得会说日语问店员才能拿到，采购的数量也从刚开始的一人买3份，到后来的一人买1份，再到现在基本买不到了。

在东京千叶县的王菁家，小儿子刚开始上保育园，2月28日，日本政府向全国各都道府县发出中小学停课通知时，学校暂时还未有所行动。目前虽然正常生活，但她也开始担忧。王菁丈夫所在IT公司开始错峰上下班，而日本类似的大中型公司在经历过2011年“311地震”等突发事件的长期摸索，通常都设立了危机管理部门，一旦出现情况，会按照既定计划进行脚本演练，避免公司陷入混乱状态。

相比之下，在大阪工作3年的江苏人小方，感受则不同。虽然身边的日本朋友开始担心疫情发展，但小方说，并未看到大家尤其是年轻人的实际行动，可以说，除了少部分人戴口罩之外，足球比赛、堂吃午饭、同事聚餐，逛街购物，大家的生活似乎没有特别大的改变。

小方因为了解国内情况，内心相对更担忧。1月24日，小

东京杏林大学取消了3月份的毕业典礼。



2月27日在日本北海道北广岛市一所公立小学已停课。

